

序

卽春秋之世沿夏商循西周極七國放秦漢源流所自合
離之勢盛衰之迹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說之利害旁引兵
畧畫地形訂國是粗陳其得失具矣問者曰董生有言天
不變道亦不變謂道之不變是也謂世之不變不得也以
世言道世變道不得塾率子之所論以治秦漢以降之天
下可乎荅曰奚爲其不可也後世之變紛紜詭譎莫循其
故以要言之廢封建置郡縣其大端已漢之七國晉之八
王非齊鄭宋魯也曹袁之爭馬劉蕭陳之奪魏博平盧淮
西澤潞淄青之據非桓文襄穆也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拓

拔耶律完顏之僭非荆吳徐越也天子以一入守天下盜賊以猝起爭天子推其所以殊治封建之廢盡之矣郡縣變天下之勢接迹而變以古治今議者之所誦也雖然一王之臣有合離焉一姓之主有盛衰焉王道之基得其意者通之也邪說之害棄其利者遠之也兵畧之詭從其正者常之也地無異形國無兩是故曰不知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知其義酌其理綱之以天道卽之以人心揣其所以失達其所以異正之以人禽之辨防之以君臣之制策之以補救之宜世論者非直一世之論也治不一君均乎治亂不一族均乎亂涖廣土撫

眾民而不缺匹夫行於家幽人潛於野知進退審存亡而
不溢觀諸天下揆諸心卽今日以印合乎春秋之世而不
疑詩曰魚在于渚或在于淵謂其流行而一致也著離渚
灘之歲相月望日壬子湘西草堂王夫之序

子皆不名乃國公幼弱德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言
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
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焉獨閔公見魯反從國人立議
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惠濟陽東有狄城之

者通之也邪說之害衆其利者遠之也兵革之害衆其利者遠之也地無異形疆無兩足故曰不知存亡之至者

王之以有德臨焉一姓之靈有盛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春秋稗疏二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

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論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

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我伐之於楚邱則凡伯不涉徐
方徐戎亦斷雖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
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鸛鵒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僞
以延廐爲延袤其廐亦爲穿鑿杜注涇亭在召陵南不云
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缺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
入向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陳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駟之
說誤以邑名爲國名足以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
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魯地音推
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
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

莒魯之間有三郛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郛之郛
非郛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
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郛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
郛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
在鄒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
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爲襄公之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謂魯襄
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
經之家尙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
錫璣據爲新義並不書族定如非謚之說近時葉西亦據
爲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碑疏卷上

船山遺書十五

衡陽王夫之撰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
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
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
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
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
王王不以爲正月即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混亂一代之
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

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者改

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爲正月則正未嘗改矣明言周正
建子而謂周稱建子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
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
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氣鬻發不得言
和不知古人之候氣於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
陸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
之則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方
冽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
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爲據而其曰七
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爲歲首

建子者以冬至爲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戎 杜氏范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於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間是氏羌種類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內雜不聞氏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氏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氏羌傳汪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

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竝興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
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黜廢統馭秦始皇逐出
之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間若濟陽乃豫州之
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則杜
解固未確也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向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境漢
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姜姓國炎帝後地近蕭縣言譙國
龍亢者晉併入龍亢爲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
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闕駟十三州志
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

於莒而歸者也。今按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注云在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班書爲是。闕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顏師古注云然。

贈 公羊傳曰車馬曰贈。贈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車。但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者於匿前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

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 益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
賄者與秦人歸襚不及大 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緌 左傳作裂繡裂 與厲同禮記所謂鞶革也小囊

盛帨巾者加繡以緣飾之 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

繡采色繪也名必有義字 必從名裂繡字子帛故當從左

上讀如裂下相俞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 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

何繇食非正望則月何繇 食此麻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

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 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

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 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卽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見故爲災青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間不足爲災故麻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尤足令人嘲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乃既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卽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既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